

“读书种子”的看画门道



钱选《王羲之观鹅图》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

如果说，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，那么，一个读书人眼里的画，和别人眼里的有什么不一样？

我们来看看，一个最有资格被称为读书人的古代文人，在见到书画名迹后，会有怎样独到的见解。

之所以说他最有资格，因为他是公认的“天下读书种子”。他是方孝孺，明代宁海人。

在《逊志斋集》中，他阐述了过眼王羲之、褚遂良、颜真卿、韩干、宋徽宗、米芾、朱熹、赵孟頫、钱选、王蒙等名人字画后的感受，并直率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，今天看来，仍不乏真知灼见。



方孝孺像
据宁海发布

1

《游目帖》：如天造神运，变化倏忽，莫可端倪

方孝孺(1357-1402)，字希直，号逊志。他是政治家、思想家、理论家、文学家，却不以书画闻名。

但他“阅读”书画的能力很强，能够一眼看出其中的亮点与瑕疵。他不迷信权威，即使是一些盖棺论定的名家观点，照样敢于提出质疑。

六百多年前的方孝孺，能亲眼看到甚至亲手抚摸众多名迹。他在《逊志斋集》中，记下了自己的“云烟过眼录”。

《逊志斋集》有24卷和40卷两种版本，1996年宁波出版社曾出版24卷本。卷十八“题跋”，共51篇，是方孝孺的名人字画观后感。每篇少则几十字，多则两三百，如同今人发的微信朋友圈。

其中有一篇《题王右军游目帖》。

王右军即王羲之，《游目帖》收录于其草书信札集《十七帖》。需要说明的是，《十七帖》其实有24件，因第一帖《郗司马帖》的头两个字是“十七”，故名。

《游目帖》共11行、102字，是王羲之50岁那年写给好友、益州刺史周抚的信札，正值他书艺巅峰时期。在信中，王羲之表达了对巴蜀山水的无限向往之情。

该帖真迹早佚。明初，方孝孺的同学、浦江(今属金华市)人郑济得到唐代摹本。该摹本被认为“下真迹一等”，一般来说，后世就当它是真迹。郑济兴奋之余，请方孝孺题跋，方孝孺看后，极受震撼，遂题曰：“今观此帖，寓森严于纵逸，蓄圆劲于蹈动。其起止屈折如天造神运，变化倏忽，莫可端倪，令人惊叹自失。世之临者，虽积笔成山，吾知

其不能到，非右军谁足以与此哉。”

既表达了对王羲之墨宝的崇敬，也抒发了鉴赏神品后的喜悦之情。

《游目帖》的递藏，历尽坎坷，其命运之多舛，超过黄公望《富春山居图》。

方孝孺题跋此帖后没几年，靖难之变发生，方氏被朱棣诛十族。郑济为免祸端，裁去了方孝孺这段跋文。

明成祖朱棣去世后，继位的明仁宗朱高炽改变了过去的高压政策，下令“宽宥建文诸臣家属”，表示“方孝孺辈皆忠臣”。此时《游目帖》传到郑济侄子郑柏手里，郑柏在帖后重新抄录方孝孺跋文，并附了一段题记。明末，收藏家徐守和得到此帖，重新装裱，亦作题记。清代，此帖进入清内府。乾隆爱不释手，将其刻入《三希堂法帖》，并编入《石渠宝笈》。咸丰年间，帖被赐予恭亲王奕訢。传至其子载滢时，此帖流入日本，被收藏家安达万藏放置在广岛的家中。1945年，毁于美军原子弹轰炸。

2007年，中国国家文物局和日本二玄社联手复原了《游目帖》，使其重现世间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由宁波书法家吴定国临摹的《游目帖》，目前正在王升大博物馆举行的“庆祝五一 王升大博物馆升树门书画联展”中展出。

方孝孺对王羲之书法的喜爱，几乎到了膜拜的程度。他在《书兰亭墨本后》中提到：“学书家视兰亭，犹学道者之于语孟……此卷令人有可悟入处，真可宝也哉！”认为《兰亭序》和《论语》《孟子》享有同等地位。

2

《五马图》：求其意态性情，不必较其肥瘠大小

不仅书法，方孝孺对于绘画，也有很高的鉴赏力。

在《逊志斋集》卷十八之《题韩干马图》一文中，方孝孺披露了一则轶事。

唐代韩干和北宋李公麟，是画史上最顶尖的两位画马名家。李公麟的白描《五马图》彪炳画史，鲜为人知的是，韩干也画过一件《五马图》，此画北宋时曾入内府，苏子美(舜钦)和赵德麟(令峙)分别在画上题识，均证实为韩干真迹。至明初，该画被李善长女婿、临海人钱克邦(用勤)收藏。然而，由于历经战乱，画有缺损，五马失其二。钱克邦重新装裱后，请方孝孺题跋。

韩干的画名，很长时间里是被掩盖的。这缘于杜甫的那首《丹青引赠曹将军霸》。在诗中，杜甫为褒扬韩干老师曹霸的画艺，对韩干进行了贬损，“弟子韩干早入室，亦能画马穷殊相。干惟画肉不画骨，忍使骅骝气凋丧”，理由无非是韩干的马画得太肥了。方孝孺却对这个“权威认证”不以为然。

3

《王羲之观鹅图》：风流闲远之趣，溢于目中

《逊志斋集》中还有一篇《题观鹅图》，方孝孺对元代钱选的这幅画提出了见解。

钱选画过至少两幅观鹅图，一幅名《王羲之观鹅图》，现藏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，一幅名《兰亭观鹅图》，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。主角都是王羲之，两画皆入编《元画全集》。方孝孺点评的，是前者。

众所周知，王羲之爱鹅，至于原因，多数认为是为了观察鹅脖子的转动，从中领悟写字时手腕运笔的技巧。方孝孺则认为，“凡飞走动息之类，接乎耳目者，悠然会乎心，皆足以助吾天机”“鹅何足深爱？逸少(王羲之的字)固有以取之尔。事物之变，天地之迹，阴阳鬼神之蕴奥，心之所得，写之于书，其所取者，岂得一端哉？盈两间者，皆逸少之书法也。鹅盖其一物而已”。

“干于斯艺可谓精矣……余谓观画之法，山川草木当求其精华所聚，不必计其巨细疏密。鸟兽虫鱼求其意态性情，于笔墨之外，不必较其肥瘠大小。甫论字则贵瘦硬，论画马则鄙多肉，此自其天资所好而言耳，未足为通论也。”

方孝孺认为，杜甫的评判只是出于个人偏好。画山川草木、鸟兽虫鱼，我们要看的是内在的精神，而不是外在的肥瘦。这个论点是令人信服的。早在六朝时，南齐谢赫的“六法论”，第一法就是气韵生动，其次才是骨法用笔、应物象形等。更早的东晋，顾恺之提出过“传神论”，认为画人物，身体四肢画得漂亮与否，“本无关于妙处”，不如画眼睛重要，因为“传神写照，正在阿堵(眼睛)之中”。

如同春秋时期九方皋相马，看的是“天机也，得其精而忘其粗，在其内而忘其外”，至于马的形体甚至公母，都可以忽略。

在论画这一点上，方孝孺和杜甫，高下立见。

方孝孺称，鹅只是一物，任何飞禽走兽，只要能被我们的耳目接触到，并对之产生感觉，就都可以“助吾天机”，让我们领略其中的变化，乃至天地阴阳运转的奥秘，对王羲之来说，则转化成了笔下流转的书法线条。这个观点，颇具禅意。

他还认为，世上无不可用之物，“善用物者，则天下无废物”，充满了哲理。

跋文最后，方孝孺给这幅画点了大大一个赞，“风流闲远之趣，犹溢于目中，此岂易与世俗言耶”。钱选此画，融工整严谨和秀逸古拙于一体，意境清雅，笔法劲利明快，又施以淡彩晕染，远山近水，幽远开阔的画面效果，尽显高士气韵，充分体现了中国文人的审美趣味。方孝孺对此深有触动，亦显示了他作为“天下读书种子”的文人逸气。

记者 楼世宇